

原始宗教中的信

刘陆鹏

(中国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250100 济南市,山东省)

提要:本文探讨了原始宗教中的“信”的特点和功能,进而反观“信”在原始宗教和现代宗教特别是基督教中的异同。首先,其非理性的特点与基督教以理性和分析来捍卫信仰有所不同。其次,原始宗教的信的第二个特点是实利性。之所以信,是因为可以趋利避害、祈福禳灾,同时也可以以是否获得实际利益来对待所崇拜的偶像,这一特点与现代宗教不同。在基督教中,赎罪、忍耐和对世俗欲望的抑制是通往神圣世界的途径。但原始宗教的信也并非与现代宗教完全不同,比如,同一性(共在)、分享、向善(好)就是人类在宗教中一些保持不变的本根性东西,这些都是永恒的。这种对原始宗教“信”的缘由和特点的反思为理解现代宗教的“信”特别是路德神学中的因信称义理论提供了一种借鉴。

关键词:原始宗教中的信、非理性、实利性、同一性、向善

作者:刘陆鹏,中国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导教授、前任院长。联系地址:中国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大南路27号,250100 济南市,山东省。电话:-86-152-6919-8526。电子邮件:lp Liu@sdu.edu.cn。

原始宗教是一个宽泛的范畴,自然崇拜、泛灵论、图腾崇拜和巫术是它的主要形式。按照现代的观点,这些被看作原始宗教存在形式的自然崇拜、泛灵论、图腾崇拜和巫术没有一个是宗教,因为它们没有统一的组织,没有系统教义信理,甚至没有相对固定的崇拜活动地点。每一个氏族都有自己崇拜的对象,自己的图腾,自己的神,而这些氏族的人数少的几十人,大的——如易洛魁人的部落——也不过三、五万人。他们分散在亚洲、非洲、北美、澳洲广袤的范围内,崇拜多神,没有主神,其信条、禁忌与生活习俗交织在一起,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自然崇拜、泛灵论、图腾崇拜、巫术不过是对其形式方面共性的抽象。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对于自然崇拜、泛灵论、图腾崇拜和巫术的现象是否属于宗教一直存在争论。宋兆麟称巫术为巫教,认为它是一种古老的宗教。^[1] 高国藩则认为“巫教”一词在古代和现代是不存在的,这个词混淆了巫术与宗教的区别,是不科学的。^[2] 有中国学者考证说,《楚辞》中巫与神联系在一起,神有时是巫,巫有时也是神。法国学者莫斯则在自己的著作中引述了弗雷泽的一个区别二者的看法:巫术是在逼迫和约束,而宗教却是在抚慰,这是巫术最持久普遍的特征,可将其与宗教区别开。^[3] 即使那些赞成存在原始宗教的人,对何种形式是原始宗教最古老最基本的形式也有不同认

[1] 宋兆麟 SONG Zhaolin:《巫与巫术》Wu yu wushu [Shaman and Magic] (成都 Chengdu:四川民族出版社 Sichuan renmin chubanshe,1989),前言第1页。

[2] 参见高国藩 GAO Guofan:《中国巫术史》Zhongguo wushu shi [A History of Chinese Magic] (上海 Shanghai:三联书店 Sanlian shudian,1999),导言第6页。

[3] 参见莫斯 Mosi [Marcel Mauss]:《巫术的一般理论》Wusu de yiban lilun [A General History of Magic],杨渝东 YANG Yudong 等译,(桂林 Guilin: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2007),第21页。

识。祖先膜拜被泛灵论视为所有宗教的最初形式；涂尔干则说：“在我们称之为泛灵论和自然崇拜的膜拜之外，还应该存在着另一种更基本、更原始的膜拜，而前面的两种膜拜只不过是它的派生形式或特殊方面而已。”“实际上，这种膜拜确实是存在的：这就是民族志学者称之为图腾制度的膜拜。”〔4〕

诸如此类的争论很多，无须一一列举。现代宗教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文明社会的世界观；自然崇拜、泛灵论、图腾崇拜和巫术也是一种世界观，一种蒙昧或野蛮社会的世界观，标示着人类幼年或远古和上古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意识。或许我们已经无法得知宗教究竟是怎样产生的，或许涂尔干的想法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所要了解的起源是最初的确切的起点，那么这个问题就毫无科学性而言了，应该坚决地予以拒斥。因为宗教的最初形成并没有确定的时刻，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借助玄思，找到通往那个时刻的途径。”〔5〕但我们知道，宗教象许多事物一样有一个自然演化过程，要经历一个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阶段，绝不可能从天而降。自然崇拜、泛灵论、图腾崇拜和巫术即是或者应该被看作是宗教在早期形成阶段那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表现形式，因为它们分别或共同具有宗教的一些必要构件：神灵观念、崇拜、祭祀、仪式、禁忌等，而它们的实施者在自己的活动过程中显现出这样一种特征，将意外发生的现象分为好与坏、幸与不幸，同时产生与此相应的期望或恐惧。有人认为，这种对于幸运和恶运普遍的感觉是宗教的第一个细胞。

贯穿在原始宗教诸形式中的是信。

涂尔干说，图腾制度建立在一系列信仰之上，关于图腾的信仰是最重要的。〔6〕列维-布留尔说，信神灵，信离开身体和身外存在的灵魂，信感应巫术，是图腾崇拜之基础的东西。〔7〕莫斯说：“巫术是被相信的，不是被理解的。它是集体灵魂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通过自身结果而得到确认和证实。不过，甚至对巫师本人来说，它也是神秘的。因此，总的说来，巫术是人所共有的集体信仰基于演绎而成的对象。正是这种信仰的性质使得实事与结论之间的断裂并不会对巫师造成什么影响。”〔8〕有中国学者认为，巫术是史前人类一种自发的信仰和行为的总和，是一种信仰的技术和方法，一种企图对环境或外界作出可能的控制的行为，一种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行为。〔9〕自然崇拜的核心是认为自然万物有意志、有生命、有情感、有灵性、有奇特能力，对它们的信构成自然崇拜舍此不能产生的基础。至于泛灵论，泰勒说，它有两个主要信条：第一，一切生物皆有灵魂，这灵魂在肉体死亡后能继续存在。第二，存在精灵，它们可以上升到威力强大的诸神行列。神灵被认为控制或影响着物质世界的现象和人的今生来世，从而导致对它们的崇拜或希望得到它们的怜悯。按照泰勒的观点，这种实践上的崇拜在理论上的表现形式就是信仰。〔10〕

由此构画出一幅信的世界的图景。相信人有灵魂，相信梦中身体的游离是灵魂存在的证明，梦中灵魂所遇到情境是神为了把自己的意志通知人而最常采用的方法，从而梦被视为神圣的东西。〔11〕相信动物、植物、日月星辰、山川林泽、电闪雷鸣、季节变化、天灾人祸皆与神灵有关，它们是神灵的居所、神灵的兆示、神灵喜怒哀乐的流露亦即神灵的在世显现。相信存在玛纳、瓦坎、奥伦达一类神秘的力

〔4〕 涂尔干 Tuergan [Émile Durkheim]，《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4页。

〔5〕 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Zongjiao shenghuo de jiben xingshi* [Les formes élémentaires de la vie religieuse]，渠东 QU Dong、汲喆 JI Zhe 译，（上海 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1999），第9页。

〔6〕 同上 Ibid, 第132页。

〔7〕 参见列维-布留尔 Liewei-Buliuer [Lucien Lévy - Bruhl]，《原始思维》*Yuanshi siwei* [Primitive Mentality]，丁由 DING You 译，（北京 Beijing：商务印书馆 Shangwu yinshuguan, 1981），第12页。

〔8〕 莫斯 Mosi [Marcel Mauss]，2007，第115-116页。

〔9〕 参见宋兆麟 SONG Zaolin, 1989, 第214-215页。

〔10〕 参见泰勒 Taile [Taylor]：《原始文化》*Yuanshi wenhua* [Primitive Culture]，连树声 LIAN Shusheng 译，（上海 Shanghai：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wenyi chubanshe, 1992），第414-415页。

〔11〕 参见列维-布留尔 Liewei-Buliuer: 1981, 第49页。

量,它们是不可抗拒的。相信神灵和玛纳等神秘力量与人之间存在普遍的不可见的种种联系并对人的存在、生活产生重大影响:怀孕是无意中与神灵相遇的结果;灵魂、精灵是健康与疾病、善与恶的施与者;死亡不是自然的,它和疾病一样出自于某种神秘力量的直接作用;狩猎、捕鱼虽不能缺少必要的工具,甚至不能缺少一定的体力和技能,但如果没有神灵的帮助或者借助巫术获得神灵的帮助就会产生不利的结果:落入包围的动物逃脱了,受了伤的动物没找到。在食物极端匮乏的史前社会,这个后果很严重。

图腾起源于相信人与动物的一体性。^[12] 由于动物与神灵鬼怪是一体的,人与神灵鬼怪也混然一体不可分割,只要有人忤逆图腾物,就会使以该图腾为崇拜对象的氏族或个人蒙受损害。由于人、动植物、神灵实质上是同一类事物,他(它)们可以彼此作用,相互渗透,相互感应。因此,如果有人利用曾经接触互为一体的某物(人的毛发、衣物、工具、武器)做蛊,哪怕它们现在处于与人分离的状态,也会使人生病、受伤、死亡,使工具、武器失灵。另一方面,人与神灵的互体互渗性也产生了人与神灵沟通分享的可能性。好与坏、幸与不幸的发生,原因之一是违反了禁忌,如是,“那么博取灵魂的欢心或者安抚灵魂的愠怒就是聪明之举了;于是,便出现了供奉、祷告、祭祀等所有宗教尊奉的机制”^[13],出现了与之相关的仪式。举例来说,“巫师实施的行动就是仪式”^[14],它有一套操作规则,有一套程序,有一套必须如此和决不能如此的戒律,控制着人们的言语和行为。仪式的目的如用一句话概括,是获得幸运避免不幸。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小心遵从上述规则,而这些规则的核心就是禁忌。弗洛伊德说,禁忌源自附着在人或鬼身上的一种特殊的神奇力量(玛纳),它们能够利用生命的物质作为媒介而加以传播。^[15]

原始宗教的信是史前社会许多部落生存的基础和纽带,在人的生活中显现出巨大力量。“土人受了伤,即使是一点小小的擦伤,但如果他相信伤害他的武器是被咒过的,……那他一定会死。他躺着,绝食,眼睁睁地死去了。”^[16] 相信赴死是为了解放自己的灵魂来为神灵服务,所以,在非洲,当酋长死亡后他的妻子被要求陪葬时,妻子对此不仅不反抗,反而愿意去死,去获得新生活。她们顽固地拒绝自己活着而让酋长一人走向另一个世界,以至于传教士们对此行为的反对成为土著人厌恶基督教的原因之一。^[17] “‘在新西兰,有一次,一位国王在吃完饭后将残肴弃置在路旁。就在他刚走不久,一位饥饿的奴隶发现了这些剩菜,于是,他没问清楚即囫圇吞下。就在这时,一位惊恐的旁观者告诉他,那些食物乃属于一位国王的。’本来,他是一位强壮且勇敢的青年,可是‘当他听完了这恐怖的消息后,全身开始抽筋且胃部发生激烈的绞痛,这种症状一直延续到当天傍晚,他终于因不治死亡了。’”^[18]

列维-斯特劳斯对这类现象有一段经典描述:“一个人如果知道自己是巫术加害的对象,那么根据他那个部落人的最神圣的传统,他便会坚信自己在劫难逃,他的亲友们对此也深信不疑。此后社会公众开始回避他。人们避开这位不幸者,好象他不仅已经死去,而且还是危害整个部落的根源。在任何场合,任何行动中,社会公众都把这位不幸的受害者当成死者。而人本人也不再希冀能逃避已被视为他的不可抗拒的命运。不久,人们便举行宗教仪式,然后,这些对新中邪者是如此专横的力量到处出现,就是为了将他赶入幽灵的世界。首先,人们无情地切断他与家庭及社会的联系并把他从一切使人产生自我意识的工作和活动中驱逐出去;继而,受害者便从活人的世界中被赶出去;那些令人极为

[12] 涂尔干 Tuergan, 1999, 第 241 页。

[13] 同上 Ibid, 第 65 页。

[14] 莫斯 Mosi, 2007, 第 57 页。

[15] 参见弗洛伊德 Fuluoyide [Freud], 《图腾与禁忌》*Tuteng yu jinji* [Totem and Taboo], 文良 WEN Liang、文化 WEN Hua 译(北京 Beijing: 中央编译出版社 Zhongyang bianyi chubanshe, 2005), 第 22 页。

[16] 列维-布留尔 Liewei-Buliuer, 1981, 第 270 页。

[17] 参见泰勒 Taile, 1992, 第 446-447 页。

[18] 弗洛伊德 Fuluoyide, 2005, 第 47 页。

恐怖的行动,那些由公众的默契产生的多种参照系统骤然消失,使牺牲者失魂落魄;最后,公众断然改变了口径,将他——一个曾经赋有权利和义务的活人——宣布为死人,为人类恐惧、仪式、禁忌的对象。”^[19]他并且引用了坎农从心理学角度对此现象作出的解释:“恐惧和愤怒一样,伴随着交感神经十分剧烈的运动。这类运动对人体通常是有作用的,它能诱发器官的变异,使人适应新的情况。但如果某人对于一种离奇的意外情景(或是此人觉得离奇)无法做出任何本能的或习得的反应,交感神经的运动便会迅速加剧,趋向紊乱;有时在几小时之内它便会导致血容量减少及随之而来的血压下降。结果,它会对血液循环器官造成无可治愈的破坏。处于极度焦虑中的病人往往拒绝进食饮水,这就更加速了上述这个过程;脱水促使交感神经运动变得更加剧烈,而随着毛细血管渗透性的加强,血容量便会愈益减少。对几起因炸弹爆炸、进入战场及外科手术而引起的精神创伤病例所作的研究证实了上述假说的正确。虽然当事人最终死去,但解剖结果表明他们的机体并未受到任何损伤。”^[20]

信在这里展现出明显的社会性,它绝不仅是个人的意向,更是社会的选择,不仅是个人的偏好,更是社会的文化氛围。信的巨大力量因而是一种集体力或社会力,是集体力、社会力通过作用于个体而对自身的展现。信念、思想、精神的力量可以产生“奇迹”,这样的事情即使在现代社会也经常可见,心理学对此的解释提供了原始宗教得以存在的一个重要依据,也提供了现代宗教得以延续的一个重要依据。

原始宗教的信是非理性的。信的非理性首先表现在因果关系认知方面。氏族部落的成员看到了人与自然事物之间一些前后相继的现象,看到了人与人和自然事物与自然事物之间一些前后相继的现象,看到了巫师、禁忌和仪式行为与一些事件之间前后相继的现象,把它们联系起来,一个视为原因,一个视为结果。这种联系无需讲理,不做分析,我想信有便有,我认为是便是。只不过这里的我不是个体而是群体,“我相信”、“我认为”是集体共识。如果问有什么根据,得到的答案或许是这样的:我们的祖先历来如此。因此因果关系在原始宗教中是一种习俗,一种传承。信的非理性的第二个典型表现与思维逻辑有关。原始思维不讲逻辑,不惧矛盾,只要基于信仰,即便事实与观念之间出现断裂也不会产生怀疑性影响。巫师治病,如果经过努力后病没有被治好,很少有“医生”对此负责。患者及其家属会将思绪转向魔力更高的神秘力量,将失败归因于来自敌对的神灵或人的高级巫术的凶恶作用,进而在他们头脑中只会产生一个新问题:这是什么神灵?这个敌人是谁?他为什么会有这般威力?^[21]一位亲历者的记述提供了更为有趣的例子:我“向一只蹲在树上的鸟开枪,没有射中。我不久前服了奎宁,手发抖。但是,站在周围的黑人们立即喊叫说这是一只我不能打死的神鸟。我又射了一枪,还是没有中。在场的人们洋洋得意了。可是我……再一次退出弹药,用心瞄准,打死了鸟。瞬时的慌乱以后,黑人们解释说,我是白种人,灵物的戒律对我不完全有效;这样一来,我的最后一枪对他们来说是不算数的。”^[22]

布留尔将这种思维称作原逻辑思维,以区别于文明社会的逻辑思维。他概括这一思维的特点说,原逻辑思维很不喜欢分析,它在本质上是综合的思维。但这个综合与逻辑思维所运用的综合不同,它不要求那些把结果记录在确定的概念中的预先分析。而在逻辑思维中,被用于综合的概念、范畴、资料等是经过分析的产物。由是,原始人的思维在很多场合中都显示了经验行不通和对矛盾不

[19] 列维-斯特劳兹 Liewei-Sitelaosi [Claude Lévi-Strauss],《结构人类学——巫术·宗教·艺术·神话》Jiegou renleixue —— Wushu, Zongjiao, Yishu, Shenhua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陆晓禾 LU Xiaohe、黄锡光 HUANG Xiiguang 等译,(北京 Beijing:文化艺术出版社 Wenhua yishu chubanshe, 1989), 第 1-2 页。

[20] 同上 *Ibid*, 第 2 页。

[21] 参见列维-布留尔 Liewei-Buliuer, 1981, 第 267 页。

[22] 转引自 同上 *Ibid*, 第 57 页。

关心。^[23]

非理性是原始宗教的信的重要特征,这使得它与制度性宗教的信有很大不同。基督教特别强调理性对于信仰的作用。虽然理性的运用及其伴随产生的分析和怀疑有对基督教不利的一面,因而它曾经一度拒斥理性,但其后发生了变化。安瑟伦说:“基督徒应该由信仰进展到理性”,“对于我们所信仰的东西,不求力加以理解,乃是一种很大的懒惰”,“我们必须用理性去维护我们的信仰,以反对不信上帝的人”。^[24] 托马斯·阿奎那虽然将哲学和神学视为两个不同的领域和两种不同的学问,但认为它们能够统一起来,哲学可以为神学服务,理性可以为信仰服务。今天,理性地理解和分析已经是现代基督教的主流,在《基督就在信本身之中》,例如,我们看到,将上帝存在理解为道的运动就被看作是理解信里的基督存在一临在的基础。^[25] 对于今天的信而言,非理性显然已经不够了,然而对于原始人的信来说它却是自足的。因为在原始人那里,纯物理的现象是不存在的,对澳洲土著来说,事物就是他们,他们本身就是事物,宇宙中的每件事物都是部落的一部分,都是部落的构成要素。^[26] 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将动物与人视为互体,进而产生图腾崇拜,使禁止杀害和食用同名动物成为一种普遍的规则。正因为如此,布留尔说原始人所产生的知觉会被一些复杂的意识状态包裹着,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是集体表象,而这种知觉和集体表象具有神秘的性质。^[27]

渴望知道事物所以如是的原因进而努力探讨它,越是那些在现实中人的能力所不能及的事、那些人的生产生活技能所不能控制的事,越能激起控制的欲望、把握的欲望,这不仅是史前人精神活动的特征,也是现代人精神需要的特征。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史前社会的祖先们没有什么不同,不同之处在于认识,在于探讨把握生存世界的方式方法。而认识和探讨把握生存世界的方式方法不会凭我们的意愿产生,它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是那个时代生活条件和环境的产物。从这个角度看,原始宗教的信固然非理性,但其坚定性非但不比现代人差,反倒有过之而无不及。盲目易于信,越盲目越易于信,这可能让人不悦,却是事实。

原始宗教的信的另一个特征是带有明显的实利性。所以信,是因为它可以趋利避害、禳灾祈福,这样的或类似这样的记述在人类学著作中随处可见。禁忌所以要遵守,源于违反了就会遭遇灾难的认知;违反禁忌所以要受到惩罚,源于违反者的行为会给氏族集体带来恶运而不仅仅是他的个人问题的认知。图腾崇拜的目的是祈求得到神灵或者祖先的保佑;图腾崇拜的对象是植物和动物,它们中有许多是人的食物,对图腾的捍卫因此就在保佑和食用双重意义上成为对自己及氏族部落的捍卫。巫术是沟通神和人、获得幸避免不幸的方法。巫师所行的各种各样的巫术仪式,都是为了要得到神灵的欢心,取得它们的谅解,平息它们的愤怒,以便谋得期望的利益。最大的利益是获取食物,所以猎人、渔民、农夫在从事他们的生产活动时都求助于巫术。疾病是人生的一大威胁,健康因此成为巫师活动的广阔领域。许多仪式和信仰要么同人的生理时期特别是人生的转变时期密切相关,如受孕、妊娠、生产、结婚、死亡等;要么同气候和季节变化密切相关,如干旱、洪涝、春天来临万物复苏,这一点不是偶然的。拉德克利夫—布朗说:“任何事物或事件,只要对社会的人(物质的或精神的)有重要影响,或任何东西,只要能代表上述事物或事件中的任何一个,都会成为仪式态度所涉及的对象。”并认为这

[23] 参见同上 *Ibid*,第 101-102 页。

[24] 转引自黑格尔 Hegeer [Hegel]:《哲学史讲演录》*Zhexueshi jiangyan lu*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第 3 卷,贺麟 HE Lin、王太庆 WANG Taiqing 译,(北京 Beijing:商务印书馆 Shangwu yinshuguan,1981),第 290 页。

[25] 参见曼多马 Man Duoma [Tuomo Mannernmaa]的《基督就在信本身之中》*Jidu jiu zai xin benshen zhizhong* [In Ipsa Fide Christus adest/Christ present in Faith](英译版序 [A preface to the English version]),黄保罗 Paulos HUANG 译,第 53 页。

[26] 参见涂尔干 Tuergan,1999,第 188-189 页。

[27] 参见列维-布留尔 Liwei-Buliuer,1981,第 34-35 页。

是一个通则。^[28] 关于祭祀,中国古代典籍《礼记·祭法》说:“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财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祭祀的实利性在这里表达的极为清楚。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原始宗教的信的实利性也得到印证。祖先崇拜被泛灵论视为所有宗教的最初形式^[29],与之相关,老人在氏族中常常是威望的化身。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一旦不能在重要活动中再象以前那样发挥作用,老人便会受到冷落,爱斯基摩人会把他们杀掉。同样,在一些部落中,神灵如果不能满足崇拜者的愿望,也会受到责打。西伯利亚的奥斯蒂亚克人就是如此,当他们外出狩猎一无所获时,就会击打崇拜的偶像。

原始信的这一特征造成它与现代宗教又一不同。原始宗教那里虽然也有圣俗二界的差异,总的来说二者是不分的,圣俗二界的差异只是原初居民借以满足自己生活需要的内在形式。在现代宗教中,圣俗二界的区分则是自觉明确的,作出这种区分恰恰为了超越尘世进入神喻境界。这是一种极高的精神境界,通达它的路径是赎罪,是忍受,是对尘世欲望需要的压抑。

原始宗教的信也有与现代宗教的相似之处。泰勒说:“人类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虽然是处在不同的文化阶段上。”^[30] 尽管经历了沧海桑田,人类的一些本根性的东西保持不变。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我们看到,“一个人采用了图腾名字,这个名字的同一性也就假定了它们性质的同一性。……这是因为,对于原始人来说,名字不仅是一个词或是一些声音的组合,而且是生物的一个部分,甚至对生物来说是某种更本质的东西。”^[31] 《基督就在信本身之中》第一章表达路德的思想说:“信表示分享基督的本性。与基督合一,人就会分享上帝的本性。上帝的本性特点如义、生命、力量,就被传给了人。”^[32] 参加原始氏族的祭祀仪式的初民们相信,共享祭物会使他们与神灵之间产生一种神秘的联系,使存在于肉和血中的祭物生命融合于参与者身上,与神灵共食牺牲可以分享它的神性,它的力量。斯特耶尔纳把曼多马的以下观点看作理解路德神学不同主题的核心:“基督的义通过信在基督里变成了我们的义,祂所拥有的一切、甚至祂自己,都变成了我们的……每个相信基督的人,都攀附着基督、与基督成为一体、并与祂拥有相同的义。”^[33] 在原始宗教思维中,信能产生好结果。而《基督就在信本身之中》通过研究信心与行动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信能够产生好行为:“基督徒的正确人格的存在和正确的位置是‘在基督里’。当基督在人的信里临在时,正确的行为就会随之自由地产生,而不需要命令去强迫发生。”^[34] 可见,同一性(共在)、分享、向善(好)就是人类在宗教中一些保持不变的本根性东西。

以上比较只是一个缩影,借助这种比较或许有益于我们对现代社会一些问题的理解。无神论者说宗教是虚幻世界的构造,人们之所以构造一个虚幻世界,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异化到上帝神灵身上,源于他们对真实世界及其它们的联系的无知。虽然恩格斯曾说:“自发的宗教,如黑人对偶像的膜拜或雅利安人共有的原始宗教,在它产生的时候,并没有欺骗的成分”^[35] 但那只是因为他把原始宗教

[28] 拉德克利夫-布朗 Kedekelifu-Bulang [Alfred Radcliffe-Brown]:《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Yuanshi shehui de jiegou yu gongneng*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Primitive Society],潘蛟 PAN Jiao 等译,(北京 Beijing: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Zhongyang minzu daxue chubanshe, 1999),第143页。

[29] 参见涂尔干 Tuergan, 1999, 第69页。

[30] 泰勒 Taile, 1992, 第7页。

[31] 涂尔干 Tuergan, 1999, 第174页。

[32] 曼多马 Man Duoma:《基督就在信本身之中》*Jidu jiu zai xin bensen zhizhong*,黄保罗 Paulos HUANG 译,作者序第71页。

[33] 同上 Ibid, 第53页。

[34] 同上 Ibid, 第50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akesi Engesi quanji* [Collections of Max and Engles] 第19卷,(北京 Beijing:人民出版社 Renmin chubanshe, 1963年版),第327页。

和无知联系在一起,认为无知的产物对于无知者来说不是欺骗而已。一旦进入现代社会,有了科学,有了人类知识的进步,事情就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他接着说到:“但在以后的发展中,很快地免不了有僧侣的欺诈。至于人为的宗教,虽然充满着虔诚的狂热,但要其创立的时候便少不了欺骗和伪造历史,而基督教,正如鲍威尔在批判新约时所指出的,也一开始就在这方面表现出了可观的成绩。”^[36]然而,一百多年后,科学更加发达,知识更加增进,宗教在世界各地却仍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充满理性精神的人,例如科学家、社会学家,也可以成为宗教徒并且事实上不少人确实是虔诚的宗教徒。这个现象,欺骗二字是不能解释的。一定有别的什么原因,这些原因使得宗教有持续存在的理由。原始宗教,它的信,它在原始初民身上的表现,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不确定性的生存环境、对美好与善的追求、心灵抚慰的需要,所有这些都是永恒的。

[36] 同上 Ibid,第 327-328 页。

English Title:

The Concept of Faith in the Primitive Religions

LIU Lupeng

Professor,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Shanda Nanlu 27, 250100 Ji'nan City, Shandong Province, P. R. China.
Tel: +86-152-6919-8526. Email: lpliu@sdu.edu.cn.

Abstract: The present author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the concept of faith within primitive religions, and has compared them with Christianity. Firstly, it is irrationality that differentiates primitive religions from Christianity, which employs reason in many cases in order to defend and analyze her faith. Secondly, utilitarianism i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 of primitive religious faith, since it can help believers avoid harm and achieve blessing. This also differs from Christianity. However, there are also similarities between primitive religions and Christianity. For example, sharing and seeking goodness are among the eternal and universal issues which both seek. Such reflection on the faith in primitive religions can offer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ncept of faith in Martin Luther's formula Justification by faith.

Key words: Faith in the primitive religions, irrationality, utilitarianism, sharing, seeking goodness